

独家授权
首次推出
玉翎燕武侠小说系列

木剑惊鸿

(台湾)玉翎燕著



(台湾)玉翎燕著

木剑惊鸿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木剑惊鸿 上、下 (台湾) 玉翎燕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二 二 〇 七 工 厂 印 刷

502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23.5 印张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 7-104-00536-6/I·208 定价: 19.00 元

新登 (京) 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目 录

第一章	十年幽禁	半日泪痕	(1)
第二章	万里寻仇	一波三折	(18)
第三章	恩怨难分	何来顿悟	(34)
第四章	有婿不才	险又失足	(58)
第五章	一念回头	自获天佑	(85)
第六章	除夕惊恶客	井陘见故人	(125)
第七章	有情甘受险	无隙为双钩	(152)
第八章	沉疴滞倒马	病愈困情障	(207)
第九章	性傲成佳偶	义重报遗孤	(280)
第十章	双骑走边塞	一剑了前仇	(330)
第十一章	何故双遁隐	生死成谜团	(387)
第十二章	卖剑为钓饵	弄假险成真	(441)
第十三章	上蔡遭厄运	河间了真情	(494)
第十四章	相见不相识	孤女觅双亲	(547)
第十五章	南湖叙烟雨	木剑杏惊鸿	(601)
第十六章	同心弥六合	大业照千秋	(684)

第十一章

· 何故双遁隐 生死成谜团

戈易灵一行四骑不疾不徐，回到老回回的野店。

老回回颠着一身肥肉，忙着准备酒食。

在绿豆烧之外，还特炒了一盘黄豆、一盘牛杂。

马原被戈易灵力劝，躺在一张大圈椅里，老回回也被拉
住坐在桌子旁。

戈易灵为朱火黄斟上一杯酒，说道：“我为我从清江小筑
开始，一切的不敬，向你请罪。”

朱火黄说道：“不必！一切都在方才一剑之下了结了。”

戈易灵按着酒壶，认真地问道：“方才朱大当家的说，只
要活的戈易灵，不要死的戈平总镖头的女儿……”

朱火黄干了一杯，从容地说道：“那是因为要用活的戈易
灵，来逼使一个人出头露面。”

“谁？我的性命对什么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你爹，鼎鼎大名的戈平戈总镖头。”

“啊！”戈易灵脸色苍白，双手微颤，说不出话来。

马原不觉从大圈椅上欠起身来，说道：“朱大当家的！你
这话使我们糊涂了。”

“对不起！我并没有怀疑朱大当家的话，而是我所听到
的消息……唉！说得言之凿凿。无缘无故，他为什么要对我

撒下这么大的谎言？”

“如果对你说话的人是有缘故的呢？”

“啊！那他是……”

“对你说话的人，如果他根本就知道你的身世，他自然会将谎言说得十分圆满。”

戈易灵呆了一呆，摇着头说道：“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呀！又是多么不可思议呀！我在……十年的岁月，出门的第一天，就被人有计划的作弄，说实话，他是怎么样认识我的！”

她是由衷地希望朱火黄所说的话是真的，如果双亲俱都健在，还有什么仇？又有什么恨？去除心头那一点仇恨之念，海阔天空，鸢飞鱼跃，那是何等的快乐！但是，戈易灵她没有办法让自己立即接受朱火黄的说法，因为，河南上蔡戈家灭门之祸，已经深根扎在她的心里。

笑面屠夫似乎很能了解戈易灵的心情，望着她那样怔怔的表情，意味深长的说道：“人世间出乎常情常理的事情，时时都有。就拿我朱某人来说，就在你找到金陵的一刀快斩之后，远在塞北的人，就知道了戈平的女儿露面了。你说，这件事合理吗？”

戈易灵点点头，然后她带着些微怯意问道：“请问朱大当家的，我的爹娘现在何处？”

朱火黄答得非常干脆：“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别人知道。”

戈易灵精神振作了起来，紧跟着问道：“可是，朱大当家的！你的话是否有了毛病？……”

“你们不应该糊涂。”

“虽然我不知道内情，但是，根据戈姑娘告诉我，她的双亲，早已遭受不幸，而且河南上蔡的戈府，遭到灭门大祸，这也是戈姑娘所以仆仆风尘，奔走江湖，从大江南北，到塞外边陲，为的就是寻访这不共戴天的仇家。朱大当家的！你怎么说，挟持戈姑娘就可以逼使戈总镖头出面，这岂不是让我们糊涂么？”

“如果你要是知道，大名鼎鼎的总镖头戈平并没有死，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戈易灵再也把持不住了，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她仍然忍住，认真地问道：“朱大当家的！关于我爹娘双亲，至今健在的话，可是真的？”

朱火黄瞪了戈易灵一眼，但是，他看到戈易灵大有嚎啕痛哭之势，又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样子我笑面屠夫是真的变了，搁在往日，就冲着你这样一问，至少你要付出一只胳膊的代价。丫头！告诉你，朱某人的话绝不容许怀疑。”

朱火黄立即说道：“你以为我说你爹娘没有死，又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这是个漏洞？其实，这是两回事。说他们没有死，是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而他们的去处，我们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在我们来说，只有一条线索……”

“那就是我！”

“对了！你是戈平唯一的女儿，他有计划地先将你藏起来，为他自己隐匿铺路。”

“我爹既然有心隐匿，又为什么将我先送到……”她始终不说出海慧寺，在她的内心中，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想法：如果爹娘真的没有死，海慧寺应该是一条可以追寻的线索，她很自然地要保留着这条线索。

朱火黄等了一会，见她没有再说下去，这才说道：“任何事情，百密难免一疏。那就是十年后，你的突然出现江湖。这大概是你爹娘没有想到的事，你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一线曙光，只要跟定你，就可以找到隐居的戈总镖头。”

“结果你们失望了。”

“是的，我们失望了，你根本不晓得自己爹娘的生死下落。但是，失望之余，又产生新的办法，只要抓住一个活的戈易灵，就不愁戈总镖头不露面。”

戈易灵沉吟了，她要在这许多意外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大漠草原之鹰马原，一直是沉默地旁听着，他默默地没有说一句话，他听得十分的仔细。

此刻，马原从大圈椅里举着酒杯，向朱火黄示敬，他说：“朱大当家的，我敬你。你为戈姑娘带来最好的消息，从一个孤苦无依的孤儿，又重新成为父母双全的幸运儿，这对戈姑娘而言，是上天的恩典。”

他将一杯酒洒在地上，接着说道：“朱大当家的，我还有两点请教。”

“你问吧！”

“朱大当家的方才口口声声说道‘我们’二字，请问‘我们’是指哪些人而言？”

“问得是地方。所说的‘我们’，包括我，倭人多喜龟太郎……还有，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懒得去理会，也就知道了。”

戈易灵此时突然说话了。

“朱大当家的！我方才思索了半天，我觉得这其中有一

个问题是关键，我爹为什么要隐居？为什么要借灭门血案来隐匿？甚至于将自己独生女儿托付给别人？为什么他要这样？是什么理由使他这么做？还有，朱大当家的，你，多喜龟太郎又为什么如此千方百计寻找于他？有什么事值得你如此想尽方法来寻找我爹？这些问题你能告诉我吗？”

朱火黄点点头说道：“可以。这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个极为普通的故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故事，造成了你爹神秘的失踪，以及今天有人在如此拼命的寻找。”

戈易灵恭恭敬敬的为朱火黄斟了一杯酒，认真地说道：“朱大当家的！我会洗耳恭听的。”

笑面屠夫朱火黄干了桌上的一杯酒，用手轻轻地捻着那一碟子炒黄豆，徐徐地说道：“这个故事虽然都是听说的，但是，我相信是真的。丫头！你那时候还小，当然不会记得，不过以马原在大漠闯荡的年月来说，应该记得戈平替金陵威远镖局保了一趟暗镖红货，后来传遍江湖的倭爪镖。”

戈易灵在金陵就听说过这件事。

马原却在此时接口说道：“那一趟镖之后，戈总镖头据说就急流勇退，离开了金陵威远镖局。”

“知道原因吗？”

“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原因。”

“我知道。”

“啊！”

“戈平总镖头这趟镖，保的是一位宫廷遗老……”

马原忍不住插嘴问道：“是前朝的？”

“是福王驾前的。”

“朱大当家的！你在塞外，对中原的情形，倒是很清

楚。”

“开始我就告诉过你们，我是听说的。”

“这位遗老为什么有这么多红货？贪赃枉法得来的？”

“错了！这位前朝遗老，十分清廉，这些红货是他在福王败事之前，计划运出，要用这些钱，组合山林英雄豪杰，为恢复大明而尽力。”

“唉！满清气数正盛，那点钱能做得了什么？”

朱火黄忽然变得很严肃地说道：“世间上有许多人，对于许多事，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位遗老就是抱着这种心情。”

马原的眼睛开始用奇异的眼光望着朱火黄，他忽然觉得这位被江湖上称之为杀人魔王的屠夫，说出话来，完全不像他的为人。

朱火黄没有理会马原的眼光，依然是缓缓地说道：“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良。大明江山，中原板荡时忠良之臣层出不穷。他们并不一定能成事，但是他们个个竭尽心力，求得心安。这位遗老用这批红货作为起事之用，移置重点于边陲，以躲过清人的耳目，他打算过，即使成不了事，他可以将复明的火种，埋在江湖，总有一天，蔚然成气。”

马原轻轻地问了一句：“朱大当家的！什么叫蔚然成气？你说得太文了。”

朱火黄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继续说道：“因此，这一批红货，对这位遗老来说，太重要了。”

戈易灵说道：“我爹保到了地头。”

“是的！你爹有心计，也很机灵，明修栈道走倭爪镖，

暗渡陈仓轻骑只身，带着一匹健骡，稳稳妥妥，将这批红货，安全保送到了地头。”

马原突然插口问道：“朱大当家的！你为什么那么清楚？连健骡一匹，你都知道。”

朱火黄不经意地答道：“我说过两次，我是听说的。”

戈易灵急着追问道：“后来呢？那位遗老赏了我爹很多银子，是吗？”

朱火黄嗯了一声说道：“据说你爹没有要银子，他却接受了两件东西。”

戈易灵哦了一声，若有所悟地说道：“一件珍珠坎肩，一本剑谱，是这两件东西引起江湖上多少人的垂涎，引起多少意外的麻烦。朱大当家的！你也是为这两件东西，千里追踪于我，对吗？”

戈易灵开始有一种不屑的神情，提高了声调。

“朱大当家的！如果你也是为了这两件东西，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不过，你如果说我爹是为了这两件东西，而东躲西藏……”

朱火黄突然暴喝道：“闭上你的嘴！”

戈易灵一怔，将剩余的话，咽了回去。

朱火黄似乎又收敛了怒火，尽力克制住自己，缓下语气说道：“你那件坎肩和剑谱，对一般人来说，是有一点吸引力，老实说，对一个江湖上小有名气的人来说，那是不值得一顾的。”

戈易灵似乎有着委屈地说道：“朱大当家的！……”

朱火黄霎时间火气似乎完全没有了，他用极委婉的语气说道：“笑面屠夫毕竟是屠夫，说话火气太旺！对不起！丫

头！我用不着对你吼，你是来听我说故事的，听到起疑的地方，你当然要问。”

戈易灵脸上又绽出了微笑，说道：“朱大当家的！还是我的不对！为什么乱猜呢？请问那两件东西是什么？”

朱火黄说道：“这两件东西真正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一件。一柄折扇，外加一枚玉扇坠。”

马原摇着头说道：“这真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事。”

戈易灵接着直接问道：“就是由于一柄折扇和一枚玉扇坠，使得江湖上这么多人来寻找我爹吗？朱大当家的，请问你，这柄折扇和玉扇坠，好处在哪里？”

朱火黄说道：“关于这柄折扇和玉扇坠，究竟有什么好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柄折扇本身毫无价值，可是折扇里层绘制了一幅画，根据这幅画，可以找到一个玉匣，玉匣里藏着有一本秘笈……”

马原插嘴说道：“对不住！朱大当家的，容我打岔，是不是秘笈里记载的是拳经剑谱？如果不是这样，这柄折扇实在没有惊人之处，值不得这么多武林中的高人，锲而不舍，万里追踪，这个传说本身就有问题。”

朱火黄说道：“马原！你错了！传说中的秘笈，是来自宫中，当年供奉东厂的一位红衣喇嘛，居住内廷数十年，他将西藏密宗和中原武学，摘其精华，去其糟粕，编成一本内外兼修的秘笈，真正是当代武学之大成，谁能获得，整个武林情势都要改变。当然，如果是清廷获得，后果可想而知。”

戈易灵忽然问道：“朱大当家的！请问这种传说有人相信吗？”

朱火黄答道：“有！多喜这批倭人，就是为这件事，穷追

不舍。”

戈易灵问道：“还有别的传说吗？”

朱火黄脸色沉重来说道：“另一种传说，折扇里层是一幅图没错，但是图里所标示的地方，不是藏着武功秘笈，而是隐居着一个人。”

“啊！”

“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重要，这样的神秘？”

朱火黄凝重地说道：“这个人很重要。福王于南京城破之日，被执北上，当时走脱了两位世子。分途流落，不知所终。”

马原问道：“莫非这个地点所隐居的就是这两位世子？”

“其中之一。因为他们是分途流落。”

“为什么有这么多江湖人寻找他呢？”

“复明是件大事，没有领头号召的人，如何能在江湖上纠合人心？”

“啊！”

“当然，清廷更不能放过。”

戈易灵忽然问道：“两位世子还有一位呢？”

朱火黄漠然说道：“没有人知道。”

“还有其他的传说吗？”

“另一种传说，这种折扇本身就是一柄旷世罕见的兵刃，价值连城。而且玉扇坠上还刻着一幅要图，根据要图可以找到一处宝藏。当年那位遗老所以将折扇玉坠交给戈平，就是看中你爹为人忠诚不欺，就将这个宝藏交给他，希望日后作为起事之用。”

马原沉吟了一会，问道：“朱大当家的！你认为这三种传

说，哪一种是真的？”

朱火黄说道：“既然是传说，很难说是真是假，三种传说，各有它的理由，也各有相信它的人。”

马原追问了一句：“朱大当家的！你既然如此万里追踪，当然是相信其中有一种是真的。请问你相信的是哪一种传说？”

朱火黄没有回答，也没有表情。

马原从大圈椅上挣扎着站起来，很慎重地问道：“朱大当家的！我代你说一下可好？我说，你相信的是第二种传说，你希望找到那位流落的世子。”

朱火黄脸上有一个古怪的表情，淡淡地反问道：“你有什么特别理由吗？”

“有理由。你想找到一位领头的人物，来引导江湖上号召复明的大业。”

朱火黄笑了一笑道：“像我这种人？一个声名狼藉的屠夫？马原！你太抬举我了，不如说我是为了第三个传说，倒实有一些。”

马原诚恳地说道：“屠夫的恶行究竟如何，谁也不曾亲眼看过，倒是所看到的，都是善行。……”

朱火黄突然说道：“扯远了！马原！丫头最关心的是她爹的生死下落，尽说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做什么？”

戈易灵突然说道：“我现在相信你朱大当家的话了，我相信我爹和我娘并没有去世。”

“噢！为什么会这么相信了呢？”

“因为朱大当家的告诉了我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

“如果我是编撰的呢？”

“如果是你朱大当家杜撰的，那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骗骗我和马原叔吗？而且，从朱大当家的神情，我可以看得出是真的。”

“哦！你又会看别人的神情了。”朱火黄不觉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很豪放。

戈易灵突然说道：“人言之不可靠，如今又获得一项证明。”

朱火黄停了笑声，瞪眼望着她。

“江湖上盛传，朱大当家的平时最是吝于一笑，若是要笑的时刻，便是宝剑出鞘，流血眼前。可是今天你朱大当家的笑了，笑的当场却是一片祥和。”

朱火黄当时为之一怔，随着又微微一笑，那笑容还停留在眼角，他却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不是我不喜欢笑，而是我有笑不出的理由，就如同我喜欢朋友，而我却将自己拘限在孤独里，人是有许多难言的苦衷。”

马原此时插嘴说道：“朱大当家的！这就好比你本是一位与人为善的人，却要尽量把自己渲染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江湖恶霸一样，是不是呢？”

朱火黄一怔，但是立即笑笑说道：“马原！你到底要想说些什么？你又怀疑些什么？”

马原没有再说话，谨慎地闭上嘴。

朱火黄若有所感的说道：“许多事，过多的幻想，都会出毛病的。马原！任何问题迟早都会有真相大白的时刻，不要过分的强求。在此刻来说，没有比寻找戈总镖头夫妇的下落，更为重要的事了。姑娘！你说的是吧！”

这一声“姑娘”叫得戈易灵一怔。

朱火黄也觉察了，笑了一笑说道：“我总不能一直叫你丫头是吧！既然马原认定我不是无恶不作的屠夫，在谈吐上我也不应该一直这样的粗鄙。要不然，今后我们一道同行，口口声声叫你丫头，总是一件不太妥当的事。”

戈易灵一听不觉满心欢喜，脱口说道：“怎么？朱大当家的……”

马原立即含笑拦住说道：“姑娘！你这朱大当家的称呼，也得改改了，你看这朱大当家的几个字，适合朱爷的身分吗？”

朱火黄叫道：“马原！你称我是朱爷是什么意思？”

马原笑笑说道：“是你朱爷说的，人总是要变的，人变了，称呼不能不变。其实，说实在的，江湖上称谓，认真不得，只要对方听得顺耳那就行了。”

戈易灵接着说道：“那我称呼你朱伯伯好了。”

朱火黄微笑着没有辩正与推辞。

戈易灵道：“朱伯伯！你方才说要和我们一起走是吗？”

朱火黄点点头说道：“虽然我们之间寻找戈总镖头的目的不一样，我们急于寻找到他的心情，则是完全一致。我们结伴同行，岂不是彼此有个照应吗？”

戈易灵大喜说道：“太好了！朱伯伯，要有你同行我相信会很快找到我爹娘的。马原叔！……”

马原坐在大圈椅子上，用力支撑着站起来，认真地问道：“姑娘！你不是要说不要我陪伴的话吧？”

戈易灵说道：“马原叔！在我最困难危险的时候，你照顾着我，护卫着我，你的话一诺千金，使我真正认识到武林君子。而且，为了我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马原神情严肃地说道：“戈姑娘！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
么，老回回这里是个疗伤的好地方，你要我在这里静静地养
伤。”

“马原叔！”

“姑娘！听我说，我马原自知没有能力保护你，但是，
我突然觉得姑娘与朱爷此行，能多一个人要比少一个人好，
而且同行的人还要适合，否则，有不如无。我马原就是那个
最适合的人选……”

朱火黄笑道：“好了！马原！戈姑娘不是那个意思，她只
是担心你的伤。那是我的意思，在老回回这里，停留三天。”

马原抢着说道：“朱爷！用不着腾三天为我疗伤，我这只
大漠草原之鹰，还没有到那种地步，现在我仍然可以骑马。”

朱火黄正色说道：“一件重要的事，自然也不需要急在一
时。你的伤需要疗治，而我们今后的动向，也需要商讨。马
原！你不是说我讲话变得文气重了吗？现在我要再说一句，
谋定而后动，再说……”

他又展开了笑意说道：“多少年没有痛痛快快地喝老回回的
绿豆烧，这三天我要好好地品尝老回回的二锅头。”

老回回一直坐在一旁，呆呆地听着，这会儿像是春雷惊
蛰一样，突然地惊醒过来。眯着眼睛、张着大嘴，呵呵地笑
道：“成！成！我老回回除了能请你们三位喝真正的二锅头之
外，大概也不能为你们三位做什么了。我要是说要跟三位一
起走，大概我这一身肥肉也不会答应。算了！算了！我这也
算是有自知之明。”

老回回的诙谐，使得大家都笑起来。

朱火黄倒是有几分过意不去，安慰着他说道：“老回回！